

沫若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沫 若 选 集

第三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沫 若 选 集

第三卷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278 字数 33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3}{8}$ 插页 2

1960年1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4000 册

定价 (3) 1.45 元

第三卷目录

第五輯

我的童年

前言.....	4
第一 篇.....	5
第二 篇.....	46
第三 篇.....	84
后 話.....	132

第六輯

北伐途次	135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247
脫离蔣介石以后.....	267

第七輯

洪波曲

前記.....	316
第一 章 南 迁.....	317
第二 章 动 蕩.....	327
第三 章 再 动 蕩.....	339

第 四 章	筹备·····	350
第 五 章	宣传周·····	361
第 六 章	低潮期·····	373
第 七 章	保卫大武汉·····	385
第 八 章	推拼·····	397
第 九 章	反推进·····	410
第 十 章	战区行·····	424
第十一章	生活面面·····	438
第十二章	疾风知劲草·····	453
第十三章	撤守前后·····	465
第十四章	流亡·····	479
第十五章	长沙大火·····	492
第十六章	入幽谷·····	506
后 记	·····	520

第五輯



我的童年

(1892—1959)

前 言

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資本制度轉換的时代，

我現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坑底挖出土来。

我不是想学 Augustine^① 和 Rousseau^② 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 Goethe 和 Tolstoy^③ 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說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1928年12月12日

① 奥古斯丁(353—430)，非洲迦太基人，中世紀哲学家，著有《忏悔录》、《神国》等書。

② 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著有《民約論》、《忏悔录》等書。

③ 歌德和托尔斯泰。

第一篇

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 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 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 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 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 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 名叫沙湾, 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 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 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 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 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 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 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 总爱用“綏山毓秀, 沫水鍾灵”的字句。綏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 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 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場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桃河壩，听说那是旧沙湾場的廢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漲水把沙湾場冲沒了。后来才移到現在的場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韓王庙，这所祀的韓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韓信，还是宋时的韓世忠。那以前大約是客省人的會館。

場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潔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寬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賢嘉定人的安磬写的。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場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象寺的山門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連姓林的人都沒有了。

尽管是沒有甚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較起邻近的村鎮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穎，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較适宜的原故。

特別可以記述的是那清潔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漸漸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內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潔的，一切的游魚細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复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隨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現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沒有看見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們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鬧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鉄釘，隔着小小的紅綠的三角布，拿去釘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祓除的。象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釘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釘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給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兒納凉垂釣，倒是再清凉也沒有的。

大約就是因为山水比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尙比起邻近的村鎮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兒也有十来顆秀才的頂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賜举人。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鳳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說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兒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藥店。他年紀已經老了，接連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約得来的賀喜錢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頂戴，或者也可以說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賀喜錢，却才是害人的毒藥。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这

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賀喜錢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說：“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賀喜錢，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象比名和利还要貴重一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館，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諸度外的嗎？他如越貨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視為豪杰的行为。

銅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們沙湾，差不多沒有不发生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銅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銅河的土匪头領大多出在我們沙湾。我們沙湾的土匪头領如徐大汉子、楊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兒、楊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們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楊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边上放风筝，楊三和尚也走来了。他已經是不敢十分公开行动的人，他走到我們旁边来站了一会，但一翻身又滾在旁边的一个坑里去了。他說：“差人来了，請費心遮掩着。”我們朝远方望去，果然看見来了几位差人，是从城里县衙門派来的背着前膛枪的皂隶。他們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务的。我們立在那坑旁边，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沒有移动。那差人們走近攔来，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

楊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汉子的时候。徐大汉子也是

我們場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頭領。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籠子裏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楊三和尚領着他手下的弟兄趕去把他劫搶了回來，同時還殺死了一位陳把總。這件事真把鄉里鬧得天翻地復了。本來是人人視為畏途的銅河，更好象完全化為了地獄。銅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樣。

事情發生了以後開了好多糧子^①到我們街上來，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都趕來了。我們真是看了不少的熱鬧。但在我們小人們以為熱鬧好玩的時候，老年人一個個都是懸心吊膽、食不下咽的。因為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一來，他們便要剿滅我們沙灣場，說沙灣場一場的人都是窩匪。父母大老爺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這可不是好玩的事體了。

全街的紳糧們不知道告了多少饒（恐怕還送了不少的“程儀”），兩位青天大老爺才准許專抄楊三和尚的家。楊三和尚的家是在場上，就在我們住家的斜對面。青天大老爺的天恩雖然已允許了專抄楊三和尚的家，但他們的頭腦真是聰明，他們要叫人點起火來，就來燒毀那楊家的房子。這和燒毀全場有什麼區別呢？櫛比着的街房中無論怎樣有靈的天火，怎能只干脆地燒毀一家？為這事當然又苦了那十幾個秀才的頂戴。他們朝衣朝冠的屢次求情，最後才辦到把房廊拆毀之後運往大渡河前去焚燒。一般的人說，這是青天大老爺們的無量恩德，同時不用說也增進了那十幾個亮銅頂子的光耀了。

就這樣，費了不少的周折，在府縣到後的第三天上，楊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燒起來。那時候的光景真可說是壯觀了。堂皇的一列三間一連三進的房子，連拆帶燒整整費了一天的工夫，在

① 當時稱兵為糧子。

大渡河边上，好象火烧連营八百里一样連烧了二十儿大堆。我們小人們不消說很愉快，老人們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幸灾乐禍的殘忍性，高談他們的福善禍淫的老教条了。他們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門一步的女人們、四乡附近的农夫們，也都走到河边来看熱鬧。卖小食的、演戏法的、看相卖卜的，都麇集到火堆近旁来包攬生意。那簡直就象五月間办王爷会的一样了。——我們乡里人說，五月里王爷菩薩生，每年都要办神会的。这位王爷菩薩大約就是二郎神，是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的兒子，他是职司水利的神祇。

乡里人这样的高兴是理所当然的。他們免去了自己的灾难，乐得来看肖神^①，乐得来看青天大老爷們的天顏，并且也乐得暗暗地滿足了自己报仇的欲望。

乡里人的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別的省份是怎样我不甚知道，在我們四川真是在大的一个封建社会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小的封建社会。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說：“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鷄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滿人杀汉人，汉人杀滿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許多吃飯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滿为患的东南，便有过一个規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現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那兒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經经过

^① 乡里人說幸灾乐禍为“看肖神”，大約是十二肖神和人的禍福很有关系的原故。

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楊姓是我們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們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們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我們那小小的沙湾，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好象各省都有，因此楊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鎮里的厌弃了。我們的祖先是從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們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貧的人。这样赤貧的人流落到他乡，漸漸地在那兒发起迹来，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分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們一姓比較发达，因而和楊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兒斗争。譬如我們发起了天足会，他們便要組織一个全足会；我們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們在他們的璵玞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楊姓一家略略有点門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戶，因此人財兩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敗的地位。愈觉劣敗，愈不心服。因此，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楊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着熱鬧，只有楊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毀了的廢址上痛哭。楊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爺們綁去了。

象这样，氏族間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們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沒有甚么作用的。我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是楊三和尚的一位好朋友，他就好象《三国志》或者《水滸》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經過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說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

他死在甚么时候，死在甚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产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甚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①，乃至明火搶劫，但决不曾搶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搶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証明。

我的父亲在年青时候采办过云土^②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搶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搶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門次的柜台上。

搶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謹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① 乡中土匪勒索用的专语，男为财神，幼为童子，女为观音。

② 云南出产的鸦片烟。